

缅怀师兄蒋华良院士

文/罗小民

师兄蒋华良院士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永远离开了我们。刚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法相信，无法接受，直到在 DDDC 微信群中看到讣告。

初次与蒋华良师兄相识是在 1996 年，我那时候在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跟随周伟良副教授读硕士研究生，由于实验条件有限，周老师介绍我到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跟随蒋师兄做毕业论文。蒋师兄喜欢别人叫他老蒋，实验室的师弟、师妹都叫他老蒋，就连导师嵇汝运院士也亲切地称呼他老蒋。

认识老蒋以后，我回想起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见过他几次。大概在 1992 年，那时老蒋还在华东师范大学跟随潘道暄教授和周伟良老师读硕士，我则在上大学。有一次在化学系的东门见到老蒋与几个同学在系宣传栏前聊天，他穿着棕色的皮夹克，与同学谈笑风生，非常洒脱。后来一次是 1995 年，他回华师大作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方面的报告。他讲解生动、形象，其中一张电镜照片中 HIV 病毒粒子具有对称性，看起来很美，他诙谐地称其为“美丽的黑暗”。

我在药物所做硕士毕业论文期间，老蒋和另一位师兄陈建忠都已经毕业，但那时候计算资源（几台从国外进口的 SGI 图形工作站，以及中科院计算中心的超级计算机）十分珍贵，为了充分利用计算资源，同时避免电力故障造成计算机损坏，他们俩人都住在实验室。他们经常半夜起来在计算机上递交计算任务，遇到电力故障报警，则通过输入命令关闭计算机。师兄朱维良和我那段时间也住实验室。

老蒋的厨艺精湛，偶尔有空会烧红烧肉给大家改善伙食，佐以食堂买来的青菜，十分美味，大家都赞不绝口。他同时是一个美食家，在聚餐时吃得不多，浅尝辄止，但对各种菜肴的点评头头是道。他后来写了多篇与美食有关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其中《红烧肉中的著名化学反应——美拉德反应》还是获奖科普作品。

我进入实验室后，老蒋教会我 Sybyl 软件中的分子结构搭建，结构优化，构象搜索，以及比较分子力场等，带领我进入了药物设计领域。我硕士毕业后，由周老师和老蒋推荐和介绍，进入上海药物所跟随陈凯先研究员攻读博士研究生。陈老师 and 老蒋给我的研究课题是利用分子对接方法发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那段时间，老蒋为寻求学术上的突破，分别到香港科技大学吴云东教授课题组，德国 Michele Parrinello 教授课题组，以及以色列魏兹曼研究所 Israel Silman 教授和 Joel Sussman 教授课题组作访问研究，他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指导我们工作。

老蒋对于科学研究具有极大的热情，他兴趣广泛，总是能抓住重要的科学问题，并构思出绝妙的解决方法。他开展了配体垂钓、基于序列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预测以及统计力学在生理学中的应用等开创性的研究，他犹如飞鸟由一座山峰飞向下一座山峰。

每当科研工作有一些进展时，老蒋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与他一起

工作的同事和学生。他也特别喜欢与大家分享他的学习、研究心得。他在 2010 年利用闲暇温习统计力学，整理讲义，并利用周末给研究生讲课，使大家获益匪浅。后来，他将这部分工作撰写到《高等药理学》中。

老蒋在工作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一丝不苟，论文写作反复斟酌，以最好地表达思想。他对于师弟、师妹以及后来的学生要求严格，对于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会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大家都有点怕他，因此在工作上加倍小心，逐渐形成严谨的学风。他指导的研究生都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多人获得包括中科院院长奖学金在内的奖励。

老蒋生活阅历丰富，比如小时候的调皮捣蛋，在深圳遇到手法高明的扒手，在德国因为抄近路，在小树林遇到向他要烟抽的光头党等等。在聚会的时候听他娓娓道来，让大家时而捧腹大笑，时而为他捏一把汗。他也会分享各种笑话或歌曲，他在陕西学会了原生态的《东方红》，有几年是他的保留节目。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时候真是快乐的时光。

老蒋对于朋友和学生非常热心。2000 年代，药物所的研究生男多女少，他非常热心地给学生介绍女朋友。2005 年我查出严重的慢性疾病，当他得知冬虫夏草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时，托在青海的亲戚买了一大盒送给我。后来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我也多有照顾。

2022 年，我与老蒋见面、联系的机会较少。有一两次是在组会上。一次是他托我在网上帮他买一本艾林等著《量子化学》，这是一本量子化学名著，他想再温习一下。另一次是，他微信转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新闻，并叮嘱要仔细核对论文的数据、图表等。最后一次是 10 月 1 日，他电话叮嘱我加强学生思想工作，配合所里的管理。

老蒋英年早逝，留给我们的的是悲伤和追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